

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 报告的新变化

许 嘉 张 衡

[内容提要]2015 年 7 月,奥巴马政府发表了第二份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报告对当前的战略环境、军事安全、军事战略以及军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与 4 年前相比,报告在美国军事战略上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新的作战目标和军队建设方向。对这些新变化我们应当予以高度关注。

[关键词]美国 国家军事战略 安全

[作者简介]许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首席教授;张衡,中国军事科学院博士。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5)05-0084-12

2015 年 7 月,奥巴马政府发表了第二份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新报告在内容上具有浓重的火药味,删除了 2011 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认为的,“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美国的持久利益正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联系日益紧密”^[1]的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对世界安全环境的不乐观。

[1]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Introduction, p.1.

一、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的主要内容

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分为战略环境、军事环境、综合军事战略、联合部队倡议以及结语五大部分。

在战略环境上,报告指出,美国的安全环境正在受到全球化、技术扩散和人口变化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使信息、人口和产品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在跨国流动,同时又造成社会的紧张、资源的竞争和政治的不稳。也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人们在信息和人力资源上分享更多、创造更多并且组织更快,而这又造成了美国在原有技术优势领域面临巨大的竞争和挑战,如在战略预警和精确制导等领域。而所有这些问题正在由于全球人口的变化变得更加严重。中东、非洲资源匮乏,战乱不已,世界人口在这些地区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在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却不断下降,严重的移民潮导致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在军事环境上,报告认为,美军将可能面临三种冲突样式,即“国家冲突”(State Conflict)、“混合冲突”(Hybrid Conflict)以及“非国家冲突”(No-State Conflict)。美国认为,其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低,但几率在上升,且后果极其严重;与暴力极端组织发生的非国家间冲突影响相对较小,但仍是美国最直接的现实威胁;混合冲突的模糊性导致决策会更加复杂,有效的应对及合作会更加缓慢,这类冲突将会在未来冲突中持续出现。

在综合军事战略上,报告在首先明确了美国的持久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1]之后,确定了美军的三大军事目标:第一,威慑、拒止以及打

[1]根据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美国的“持久国家利益”主要有4项: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安全;强有力、富有创造力和不断发展的美国经济以及提供机遇与繁荣的开放经济体系;国内外对普世价值观的尊重;在美国领导下得到不断强化的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其能够通过更为有力的合作来应对全球挑战以促进和平、安全与机遇。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主要有6项:国家的生存,防范针对美国领土的毁灭性打击,全球经济体系的安全,盟友的安全、信心和可靠性,保护美国海外公民,普世价值的存在和拓展。

败对手 ;第二 ,瓦解、削弱以及打败暴力极端组织 ;第三 ,加强全球同盟及伙伴关系体系。其中 ,威慑、拒止和打败 ,主要应对国家间冲突 ;扰乱、削弱和打败 ,则主要应对暴力极端组织。为实现这三大军事目标 ,美军特别强调应具有同时对付两种威胁 ,即大国和暴力极端组织的“综合”能力 ;应具有实力、能力和准备 ,以保卫国土、持久行动和反恐作战 ;应能够在多个地区威慑侵略并确保盟友的前沿存在并与之保持联系。如果军事威慑一旦失败 ,在任何时间 ,美军都要有能力在大规模和多阶段作战中打败地区对手 ,同时无论以何种代价 ,应能粉碎其他地区出现的侵略者 ,或给其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1]由此可见 ,美军要同时打赢两场不同地区的战争。报告确立了 12 项联合部队优先任务 ,为实现国家军事战略目标 ,美国联合部队应保持可靠并有效的核威慑、提供本土的军事防御、击败对手、维护稳定的全球军事存在、打击恐怖主义、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拒止对手、应对危机并开展有限应急行动、开展军事交流和安全合作、开展维稳及反暴乱行动、支持民事当局执行国内事务、开展人道主义支援和救灾工作。

在加强联合部队建设上 ,美军提出了三个“P”字头的倡议。一是推动人才队伍和军队职业化建设(People and the Profession of Arm)。这主要包括 :优先培养领导人才、根据社会变化和发展调整组织文化、提高领导道德素养。二是优化决策管理程序(Process)。美军计划拟制“基于资源”的行动计划(resource-informed planning) ,通过改进作战计划、维持弹性全球布势、实施动态部队管理程序 ,从而加强全球行动的机动灵活性。三是实施军队质量优势项目 (Program)。建设联合信息环境 (Join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强化全球一体化后勤、构建一体化联合情报监视侦察设施 (Joint ISR Enterprise) ,以提高联合协同能力 ;加快尖端武器装备项目研制 ,从而维持并强化核心优势。

二、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的新变化

[1]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 p.6.

分析对比美国近年来的一系列重要军事文件,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出现了新变化。

第一,对战略安全环境感到更加不乐观。奥巴马第一任期时,美国对世界安全环境虽也担心,但仍抱有很大希望。然而,新报告整篇弥漫着美国人对安全环境的危机感。首先,美国认为,今天它面对的主要威胁从一类变为了两类。在2011年的《国家军事战略》中,美国重点强调反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组织。而在新的战略报告中,在威胁对手上,美国面临两类并行的威胁:“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s)和暴力极端组织。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是指:“试图修改国际秩序的关键领域”、“以某种方式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家。报告随后点名四个“修正主义国家”:俄罗斯、伊朗、朝鲜、中国。美国把这类威胁排在了暴力极端组织前面。“暴力极端组织”(VEOs)主要指:“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这些组织对中东和北非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危害。报告特别强调:“在这一复杂的安全环境下,美军不应只过分地注意一种挑战而不注意另外一种挑战。必须既具有应对‘修正主义国家’的能力,又具有应对暴力极端组织的综合军事行动能力,否则,美国和国际秩序将会面临更大的危险。”^[1]在冷战结束后的所有这类报告中,美国还是第一次有同时面对两种敌人的认识。其次,美军认为,国际安全形势更加难以预测。“今天的国际安全环境是我服役40年来最难以预测的”,^[2]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上将在报告开篇如是写道。美国人认为,自己正面临同时发生的、多重的和不同方向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陆、海、空、天、网;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如此多的挑战让他们感到接应不暇,难以对付。再次,美国人担心自己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丧失。正是由于高技术武器的飞速发展和核技术的扩散,才导致其他国家今天敢于挑战美国的利益,这是报告不时流露出的看法,“全

[1]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Introduction, p.3.

[2]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Chairman's Foreword.

球的无序正在迅速蔓延,而我们相对的军事优势正在丧失”。^[1]这种对自己军事实力的担忧,即便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人也从未有过。例如,2011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声称:“美国在世界安全领域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它警告那些危害美国或其盟国和友邦福祉的人们:他们的恫吓或侵略不会得逞。”^[2]

第二,美国实现安全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如何实现安全,冷战后美国不同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进行分析,老布什的思维方式是现实主义的,克林顿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小布什的是现实主义的。美国这些领导人在实现安全的思维方式上,虽然各不完全相同,但在任期内其主流思维方式基本是稳定和一致的。然而,奥巴马则不然。从这份报告来看,奥巴马政府实现安全的思维方式从倾向于新自由主义,转向了倾向于现实主义;从相信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能解决世界安全问题,转变为只相信武力、战争才能解决世界安全问题;从关注不同形势下的、灵活的利益联盟,到只重视冷战时建立并延续至今的军事同盟。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写到:“我们的领导强调共同的责任与尊重”,^[3]“国际秩序中相对力量的变化以及相互联系的日益加深,标志着美国正面临战略转折点。因此,美国需要在外交政策上综合利用外交、发展和防务力量,……尽管我们的军事力量将继续强化国家安全基础,但是我们必须不断调整运用力量的方式。”^[4]“权力正在发生变化性分配,这意味着在向‘多结构’的世界权力结构演变。它们是以外交、军事和经济权力为基础形成的,而不是以僵硬的互相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安全竞争为基础的,

[1]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Chairman's Foreword.

[2]《“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上)》,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3]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Introduction, p.1.

[4]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Introduction, p.1.

它们是由不断变化和利益驱动为特征而组成的联合体”。^[1]当时,美国相信,世界和平可以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各国承担责任而实现;外交在美国实现安全的过程中发挥着比军事更加优先的重要作用;世界安全问题的解决再也不是通过传统的军事同盟,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面对不同的问题、考虑各国自身的利益而组成的暂时的联合体,因此,通过军事同盟而建立的世界权力结构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不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四年后的今天,美国在安全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巨大改变。美国人是这样认识实现安全路径的:“成功更多地将决定于我们怎样用军事力量手段支持其他力量手段,并使我们的同盟网络更加有力量”;“美国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是维护国际安全和稳定的唯一力量”。^[2]美国今天甚至把“加强全球同盟及伙伴关系体系”看作是美军的三大军事目标之一,奥巴马政府对实现国际安全的看法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

第三,“国家行为体”再次成为主要威胁。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组织是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的核心内容。新报告则明确指出:“过去10年,我们的军事行动主要是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网络,但今天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必须对国家行为体造成的挑战给予更多的关注。”^[3]新版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不仅提出了一些“国家行为体”带来新威胁的思想,而且定义了“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s)的概念。“修正主义国家”是“试图修改国际秩序的关键领域”并且“以某种方式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家。^[4]报告点名批评了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中国,称:俄罗斯不尊重邻国并且倾向于运用军事力量达成目标,其军事行动,包括扶植“代理人”部队,已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地区安全,违背了其签署并承诺的一系列条约;伊朗对国际社会构成“战略挑战”,它不断发展核武器及战略投送能力,是恐怖主义的“靠山国家”;朝鲜谋求核武

[1]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Introduction, p.2.

[2]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p.9.

[3]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p.4.

[4]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p.2.

器及弹道导弹技术,还实施网络攻击,威胁邻国乃至美国本土。这篇报告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质”的改变。冷战后,美国在历次《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或是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或是称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全面的合作关系,欢迎中国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1]当时的文件写到美国虽然对中国发展和军队现代化表示担心,但用的是“增加理解”、“减少误解”、“防止误判”等表述,从未用过与“威胁”或“侵略”类似的词语。然而,在2015年报告中,美国不仅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修正主义国家”已“威胁到了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还在谈到中国时说:“其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并不符合国际法”,“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它以合作而非胁迫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却回以侵略性的填海造陆行动,这将使它的军力得以辐射到重要国际航道”。^[2]令人深思的是,中美之间长期的战略对话和军事外交似乎在两国关系发展上收效甚微,美国似乎并没有认识到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的防范和戒备之心变得越来越深。

第四,对未来战争的预判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判定与大国开战的几率在增加。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军对战争的准备常常是军事干预其他国家,或是打击恐怖主义组织,但近些年来,他们在不断考虑与大国开战。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军进行的战争主要是打击暴力极端组织,而未来,我们将会把更多的精力对付国家行为体的挑战。它们在不断地挑战地区行动自由并威胁着我国的能力。”^[3]二是判定未来战争存在不可控性。冷战结束后,美国人曾自信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在核武器及常规武器上的绝对优势,使它可以强大的威慑力控制战争的爆发。然而今天,美国人看到高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空间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化武器装备对网络技术的严

[1]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Introduction, p.14.

[2]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Introduction, p.2.

[3]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p.3.

重依赖,有可能导致美军武器威慑能力出现失效,敌人很可能借机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正在出现的技术将影响我们对威慑的评估和冲突的控制,增加不确定性,并导致决策空间的压缩。例如,对我们通讯和敏感系统的攻击可能几乎没有任何警告,它影响我们的判断、合作、联系和反应。其结果是:未来的国家间冲突将不可预测、消耗巨大而且难以控制”。^[1]美军对战争不确定性的担心很有可能引发它的误判。

第五,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人们清楚地记得,奥巴马上台伊始就提出了“无核世界”的主张,但在新版美国军事战略中,联合部队优先任务第一条中的第一项就是使用核威慑打击敌人。“慑止对美国盟国的直接攻击是美国的首要任务,这需要本土与地区防御与常规和核打击能力紧密相连”。^[2]今天美国再次把核武器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之一。美国之所以会再次依赖核武器,是因为它对安全环境的判断发生了改变。美国原以为利用“无核世界”的主张,诱使其他国家会放弃使用和发展核武器,而使自己保持在常规武器中的绝对优势。然而,后来美国却发现,不仅其他有核国家没有放弃核武器,一些无核国家仍在大力发展核武器。更糟糕的是,美国在高技术武器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武器技术的扩散和激烈竞争使美国的军事霸主地位正在逐渐丧失。这些都是美国改变对核武器作用认识的原因。

第六,首次提出“混合冲突”的概念。报告概括了三种美国未来可能面临的冲突样式,即“国家间冲突”、“非国家间冲突”以及“混合冲突”。国家间冲突,往往横跨多个作战领域,伴随大规模兵力运用和先进军事技术应用,还可能使用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会使用“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全球打击系统、水下作战平台、先进网络工具、反太空系统等能力手段。非国家间冲突,主要指暴力极端组织所造成的冲突,它们一般利用小规模人员或网络活动达到削弱政府、控制人民的目的,可能运用到简易爆炸装置、轻型武器、宣传和恐怖活动等手段。“混合冲突”的概念首次被美国提出。混合冲突兼具国家间冲突与非国家间冲突的特质,是“综

[1]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p.3.

[2]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p.7.

合使用传统与非传统的力量来搅乱局面、谋求主动以及瘫痪对手”^[1]的一种对抗模式。美国认为,恐怖组织和“伊斯兰国”开展的类似正规军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军队以隐蔽身份在克里米亚采取的一些军事行动,都属于混合冲突的范畴。在混合冲突中,美军及盟军可能还要同时应对目标一致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如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反政府武装与俄罗斯的合作所导致的冲突突破了以往内乱的界限,是一种典型的混合冲突。报告认为,在这种冲突模式中,美军和盟军分析研判难、协同和反应效力低,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冲突模式有可能会被对手持续使用。事实上,混合冲突是美国人自己的发明。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进行的一系列代理人战争和秘密军事行动都具有混合冲突的性质。

三、对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的初步看法

新版美国《国家军事战略》给人以两个突出印象,亦可称之为特点:一是国家安全焦虑加深;二是军事战略重点突出。

第一个印象:安全焦虑加深。整个报告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美国人对世界安全环境的焦虑。虽然军事战略报告的性质决定了这类报告总是以讲安全问题为主,然而,这份报告的焦虑情绪与以往有所不同。它源自于美国对自身军事力量的担心和不自信,而这点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从未有过的。这种焦虑情绪的产生与美国长期依赖高技术武器制胜密切相关,与美国的根本制胜之道相关。在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技术”、“技术的”等词汇先后出现了 22 次,强调技术发展、技术挑战、技术风险的论述贯穿始终,比比皆是。报告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的敌人,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出现的暴力极端组织,都在利用快速发展的技术对我们构成挑战,而“未来的战争将会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出现,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并将出现在更高的技术挑战战场”。^[2]报告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

[1]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p.4.

[2]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Chairman's Foreword.

强大的国家,具有在高技术、能力、联盟和伙伴,以及人口上的唯一优势。然而,这些优势正在受到挑战。”^[1]“核武器的扩散、精确打击技术的出现、无人机系统、航天和网络能力,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所有这些技术都在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对全球公地的进入”。^[2]美国人今天在自身军事优势和高技术武器上的危机感已逐步上升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人对自己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曾感到志得意满。海湾战争刺激了世界其他国家在军事技术上的快速追赶,而与此同时,长期以来美国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蚕食阻碍了美国工业的竞争力以及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20多年的变化,今天,美国人发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无论在海洋、天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优势正在面临严峻挑战的时代。更令他们担心的是,未来的战争将可能发生在大国之间,美军对能否打赢未来战争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绝对的把握。这些正是美国人焦虑的原因。报告流露出的这种焦虑情绪自然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近期会匆匆推出第三个“抵消战略”;^[3]为什么正在加快研制新的作战和武器装备系统;为什么他们对中国军力发展的担心却总是用南海说事……。

第二个印象:军事战略重点突出。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明确指出:“运用军事力量应对来自国家行为体的威胁完全不同于应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美国军事力量建设在向更适应大国间冲突的方向调整。结合奥巴马政府任内出台的文件和政策,人们可以管窥到美军正

[1]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p.3.

[2]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p.3.

[3] 美国第一次抵消战略是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核优势抵消苏联大规模地面部队优势的战略。第二次抵消战略是20世纪70年代由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德罗·布朗等人提出的以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取得战争主动权的战略,由此C4IR出现。这一次的抵消战略,即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提出原因也是美军企图通过技术上的优势取得优势的新战略,其技术的核心是要使美军在无人作战、远程空中作战、隐身空中作战、水下作战和浮躁工程集成和运用,以及全球及时与打击网络技术形成突破并掌握制高点。

在向五个方向重点发展。^[1]

第一,建立更加有效的态势感知系统。早在 2011 年美军就看到:“在当今这个信息和认知环境里……情报、侦察、监视能力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有力的情报、侦察、监视能力的支持下,较少的部队和后勤保障力量也能取得精确、令人满意的效果。”^[2]美军将“不再简单地从量上加强情报、侦察与监视能力,而是更加重视对情报、侦察与监视资源的使用与整合……并加强与网络空间行动的联系”。^[3]为了应对反介入、拒止战略的挑战,今天,美军首要工作就是要建立“联合信息环境”(Join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强化全球一体化后勤,并打造出一体化联合情报侦察监视设施。“联合信息环境”作为迄今为止美军最大的联合信息技术行动项目之一,集网络作战中心、数据处理中心、云应用程序和服务的身份管理系统等子系统于一体,将大大提高美军态势感知能力、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能力。这一系统一旦建立在未来战争中,将是作战对手打赢战争的最大障碍。

第二,增强快速反应能力。在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美军突出强调要提高“全球灵敏性”,意在将前沿军事部署能力向全球快速远距离投放能力发展,从而取得具有“弹性”的全球布势,确保美军能够在任何时间内部署在任何最需要的地方,避免敌对国实施闪电式的军事打击而造成美国全球利益不应有的损失。

第三,建设更加先进的技术部队。新版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对下一步美军重点发展的技术手段与装备做出了详细规划。报告提出,为强化美军决定性优势,美国除重点发展天基及地基感知预警体系、一体化弹性情报侦察监视平台之外(integrated and resilient ISR platforms),还将重点发展战略运载、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导弹防御技术、水下系统、远程

[1]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p.1

[2]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Introduction, p.17.

[3]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Introduction, p.17.

遥控车辆及相关技术 , 同时还将发展特种部队、网络作战部队等新型作战力量。

第四 , 形成致命的协同打击能力。新的军事战略对加强部队力量“融合”高度重视 , “融合”(integrate) 一词在报告中先后出现了 21 次。从美国军事技术发展规划来看 , 美军正在重点加强核力量和新型作战力量一体化建设 , 并希望通过进一步完善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建设 , 提高协同打击能力 , 以获得“迫使对手立刻停止敌对行动或彻底丧失进攻的能力”。

第五 , 构筑坚韧的持久作战能力。美军从来追求速战速决 , 害怕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 , 但新的军事战略却开始对长期作战有了思想上的准备。“较之于能够快速解决冲突” , 美国今后“更有可能面对相对持久的战争”。^[1]目前 , 美军正在加紧建设能够快速部署 , 足以应对大规模、持久、多阶段作战的军事作战力量。美军明白这样的战争将会更残酷、更耗国力、更持久 , 但似乎他们已有决心打这种战争了。

综上所述 , 美军在对手设定、军队建设和战争准备上的新变化必须引起中国高度重视。我军的军队建设必须在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现代武器装备技术 , 特别是军队领导人水平和军队官兵素质上尽快提升 , 只有如此 , 才有可能在未来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 别无捷径。

[收稿日期 :2015-09-10]

[1]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2015 ,Chairman 's Foreword.

- 84 8. Comments on the Latest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S, by Xu Jia, Chief Professor from the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Dr. Zhang Heng from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of the Chinese PLA.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sued the second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in July this year, which has comprehensively elaborated on such areas as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military security environment, military strategy and military forces construction. Compared with the one issued four years ago, this strategic report has shown many new changes in the US military strategy. What should be specially noted is that this report has put forward the new operational goals and the direction of forces construction.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se new changes and get well prepared militarily.
- 96 9. New Dynamics and Features of Japan's Interven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by Yang Guanghai, Doctoral Student Supervisor and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he PLA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apan began to get involv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 1990s. With the recent escal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Japan's intervention in it has got intense and upgraded, becoming another country out of the region that gets deeply involved with high profi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after the US. Compared with the past, Japan's intervention in recent years has shown many new dynamics and features: first, has intensified the propaganda of "China Threat" and comprehensively opposed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policy initiatives; second, has promoted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third, has strengthened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ASEAN countries in the name of "supporting their capacity building"; fourth, has sped up the strategic docking with the U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US joint intervention system; fifth, has strengthened the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Australia and India, and been busy in forming a coalition of the "like-minded" to contain China. The reason why Japan has intensified its interven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s not what it has openly expressed, but involves more and broader objectives. Although Japan's intervention does not pose subversive challenges to China's moves to defend her rights over and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negative impact emerged from it calls for alert.